

《萌芽》杂志在中国青年文学期刊中的成就与辉煌是有目共睹的,曾经作为《萌芽》杂志的一员,我对它的每一点变化,每一个进步都是非常关注的。

1995年8月,赵长天来《萌芽》主持工作。他点的第一把火就是——改版。

改版是慎重的,除了在上海的大中学校召开一次次座谈会,广泛听取意见外,还以“青年的阅读取向”为题在北京、上海、武汉、广州、兰州等五座城市做定量的市场抽样调查,取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经过对调查结果的分析发现,《萌芽》的读者主要是一批钟情于文学、希望成为作家却又一直没有如愿的中年人,所谓“青年文学刊物”其实已经徒有虚名。《萌芽》决定重新回到青年中去,并把杂志的性质从“以培养青年作家为目标的文学刊物”改为“以提高学生文学修养为目标的文学刊物”。改版就是在这个基础上推出的。如果你翻一翻那一年的杂志,就会发现与前几年有很

体验青春，感受文学

——谨以此文献给天堂中的赵长天主编

◎ 孙悦

的不同,首先是好看了,封二是青年人喜欢的明星人物照,内容则大量去采写当时的热点人物或事件,以增强杂志的可看性。

赵长天还要求编辑、行政人员,当然也包括他自己,都要去跑市场,每人领50本杂志去学校或书摊推销,多推有奖。他的理念是你在推销的过程中能够了解读者的口味,而了解了读者的口味才能编出他们爱看的杂志。编辑在推销杂志的同时,积极地与中学社团联系,为他们讲课,编发文学社团推荐的优秀文章,同时还举行一系列带有宣传和娱乐性质的活动,比如邀请范志毅、申思等球星签售《萌芽》杂志;举行有孙道临、丁建华、乔榛等艺术家参与的“青春与激情”诗歌朗诵会等等。虽然杂志的发行量明显有所回升,影响似乎也在扩大,但离预期

的发行目标还是有距离。

赵长天召集大家一次次开会分析原因,试图找出问题的症结,在这当中又发现了一个问题,即社会上并不缺乏这类时效性和娱乐性俱强的文章,读者从别的途径也能读到,换句话说,人家干吗非要买你的杂志呢?

转眼已是1997年的年底,改刊也将近两年了。大家在讨论新一年的选题时,不约而同地对社会上出现的有关中学语文教育的议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敏锐地意识到这里面有文章可做。特别讲到作文这个问题时,一位资深编辑苦恼地叹道:我能判断和指导一些作者的写作,却无法辅导自己孩子的作文。

这样的讨论就像剥橘子,将问题一层一层剥开,结果发现,学生们缺少的是一种宣泄的渠道,

而报纸杂志、文艺作品所反映出来的东西,又与他们的生活经验和知识结构有着很大的距离。同时还厘清了一个问题:成年作家和十几岁的孩子确实有着难以弥合的代沟,《萌芽》杂志的作者队伍必须以年轻人为主。

那么,是不是可以搞一个类似于大寨性质的征文活动,把目标锁定在思维活跃、想象力丰富、精力充沛的中学生,尤其是高中生身上,鼓励他们以不拘一格的形式来写自己的生活呢?这个想法一经提出立刻引来了一片叫好声,在编辑部那张既是乒乓台又是会议桌的桌子上,人人脸上露出了兴奋的神色,仿佛看见了黎明的曙光。大家一条一条地缕,思路愈来愈清晰。首先把读者对象定位在高中生身上,其次把要倡导的理念清晰地表达出来,即:“新思

维”——创造性、发散型思维、打破旧观念、旧规范的束缚,打破僵化保守,提倡无拘无束;“新表达”——不受题材、体裁限制,使用属于自己的充满个性的语言,反对套话,反对千人一面、众口一词;“真体验”——真实、真切、真诚、真挚地关注、感受、体察生活。大方向定下来后就是给这个活动取一个什么样的名称了。当时新概念英语正红,有编辑提出干脆叫“新概念作文大赛”,这个名称也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可。

1999年,“新概念作文大赛”横空出世,一篇篇才华横溢的参赛稿件,给文坛吹来了一股清新之风,也令担任评委的作家们耳目一新,感叹“青春的光彩谁也无法扼杀”!而由“新概念作文大赛”培养出来的一批“80后”作家,也在青少年读者群中一举成名。

虽然现在期刊市场竞争激烈,趋同跟风现象难以避免,但独树一帜的《萌芽》杂志以其特有的魅力傲立于青年文学期刊之首,个中三昧很值得我们细细玩味。

最亲爱的人

◎ 陶媛媛

生而为人,最难处理的是一个“情”字。最美好是它,最不堪也是它;最温柔是它,最冷酷也是它。没有法理可作准绳,也没有道德标准能够约束。人人都希望情长意重,偏偏就是它转瞬即逝,片影不留。读台湾剧作家吴念真《这些人,那些事》,流连不去的是他记述父亲、母亲和弟弟的几篇。父亲

母亲,不求回报地支持,是恩情;弟弟,则复杂难明。《遗书》一篇,写得隐晦曲折,总让人觉得欲言又止,别有衷肠。

哥哥在人生这条险途上摸着石头过河,每一次“他都摸得到下一颗石头而且也都可以踩稳”,名利双收,交往遍天下。弟弟却屡屡失败,总是找哥哥借钱,给哥哥拎包。据说这是小时候算命先生掐指一算给两人算出来的命。终于有一天,钱不再借,弟弟消失,警察打电话来告知噩耗,那不争气、不如意的弟弟驾车在荒僻的山中死去,那是兄弟两人曾经站在那儿遥望台北,说“长大了要去那儿生活”的童年励志纪念地。

吴念真的确是说故事的高手,这故事也足以感人热泪。结尾处是一封沾染了弟弟最后泪痕的遗书,暗示导致弟弟走上死路的是兄弟之间渐行渐远的距离。邪门的是,对这一切,哥哥早有预感,他回忆两人最后一面,明白那是道别。他回忆弟弟寄宿在自己家中,夜晚带回来各种小吃,使他觉得作为哥哥能使弟弟有一个容身之地、能够让弟弟依靠着,真好。在这些温暖的片刻,他如此记录:“人生很多滋味都要到一个年纪才懂得去细细品味,比如这种类似相濡以沫感动和幸福。然而当你一旦懂了,一切却都已经远了。”

使最亲爱的人彼此远离的,是年纪?是彼此各自有了家庭?还是生活、工作和人际交往上的落差?吴念真用一句“即使到现在,他依然不解”而不表。

自然有种种的理由,使人们远离;也有种种的理由,使人们不能远离。轻重得失,都在一个平衡球上。若有所得,必有所失。上帝都不能两全,更是每个人的人生试炼。问题是,最容易被舍弃的,往往是手上已经拥有、牵绊太深太久、甚至有点麻烦的东西。然而,那同时也是一旦失去就再也不会回来、最重要的东西。

那点点滴滴的温馨往事

◎ 古滕客

影视明星蒋雯丽,不但会演,还是个“文艺青年”。近期,她出版了首部个人随笔集《姥爷》(长江文艺出版社2013年3月第1版),读之,温情的文字足以滋润干涸的心灵,并能从中感受到亲情与爱的传承。

全书以第一人称,讲述了上个世纪70年代,蒋雯丽与自己的姥爷相依为命的童年生活,从出生、成长到成熟,生命在亲情中传承,在温情中延续。从她很小的时候,年近八十岁的姥爷照顾她、帮她洗澡、给她喂饭、送她上学,到后来姥爷辞世之际,生活不便、反应迟钝的时候,她给姥爷喂饭、帮姥爷洗澡、照顾姥爷等。“姥爷和我,一个九十岁,一个七八岁,在70年代末,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他扶持我长大,我陪他走完人生的路。我想把这种生命传承的爱写出来。”在该书序言里,蒋雯丽这样表达了自己的写作初衷。蒋雯丽用看似淡淡的笔触,娓娓

道来,每一个细节都淋漓尽致地流露着动人心魄的情感。

书中,蒋雯丽讲述她与姥爷真实的童年往事。姥爷可敬、可爱,对童年的蒋雯丽宠爱、教导,既细心照顾,又严格管教。书中许多刻画的方式,自然而妥帖,是一种内心情感的流露。“姥爷个子不高,偏瘦,象征性地拄个拐杖在前面走;我个子也不高,麻秆一样瘦,晃悠悠地跟在姥爷的后面。我们一前一后地去买菜,姥爷提起菜篮子,忘了拐杖,我在后面拄着比我还高的拐杖跟着。”蒋雯丽的文字不浮华,不热闹,非常平实,但这种平实又让人觉得增一分太艳丽,少一分太苍白。

蒋雯丽笔下这一则则姥爷的故事,生动、朴实,尽是日常之琐事,读起来却很难不为之动容。“我们一前一后地去捞鱼虫,姥爷提着水桶,我扛着渔网,红通通的鱼虫让我们俩都欣喜若狂,赶紧跑回家把鱼虫放到鱼缸里,满意地看着鱼

儿张开大嘴狂吃。”“我们还一前一后地去领工资,那是每个月最殷切盼望的日子。到了窗口,姥爷把我举起来,我递上姥爷的私章,领来姥爷38元2角的工资。”此刻,不经意间被唤起的可能“似曾相识”的情景片段,足以触动现代人本以为麻木已久的、心中最柔软的那一角,甚至为之潸然泪下。

蒋雯丽打动人的,不仅仅是她的文字,更为动容的是这其间流淌的质朴情感,以及中国文化亲情的传承。在中国,亲情的传承是以老年人作为典范的。几代同堂的生活方式融入了中国人的血液,无论一个人多么独立叛逆,最后都会回归这条轨道。现在许多年轻人都渴望自由,巴不得有个自己的窝,逃离家庭,人到中年,才体会到人这辈子最后的自由,就是情愿“不自由”。如果想理解中国人对幸福的定义、对家的理念,我想,就看这本书。



阿道克船长诞生记

◎ 河西

而且升任海员协会的会长,摇身一变成为一个上流社会的人物,但是从他从未戒掉他对朗姆酒和Loch Lomond牌威士忌的热爱。

从一开始孱弱的酒鬼,到丁丁最好的伙伴,阿道克船长在《丁丁历险记》中像猪八戒一样成了最好的调味剂和开心果。在船长出现之前,丁丁最忠诚的伙伴是那条叫白雪(snowy)的小狗,白雪虽然忠心耿耿,但到底不会说话,在构筑故事情节的时候不免显得有点单薄,有了这个粗枝大叶的船长作为陪衬就好多了。本来作者埃尔热强加在白雪身上那种愤世嫉俗的愤青情绪,现在可以顺理成章地由船长阿道克发泄出来。不过你看过《丁丁历险记》就知道了,船长面恶心善,是个典型的老好人,只有一次,在穿越摩洛哥沙漠时,船长差点把丁丁给噎了。什么,噎了?您没看错,此时,丁丁在船长的眼里,居然是一瓶又香又解渴的香槟。当然也情有可原,因为沙漠里的日头太毒,上海人叫热昏,太阳照得船长神志不清出现了幻觉。除此意外之险之外,船长和丁丁相安无事、互为冒险之路上的最佳拍档,惺惺相惜好基友。

由于丁丁有一张童子怡般的

巴掌脸,所以他的脸部表情必然受到限制。《永远的丁丁》的作者迈克·法尔写道:“鉴于埃尔热将丁丁的面部设计到了最小值,也就给了阿道克船长丰富夸张的面部表情以发挥的余地。”显然,阿道克之于丁丁,就像桑丘·潘沙之于堂吉珂德,他的存在让插科打诨制造笑料有了用武之地,正符合漫画让人轻松一刻的真谛,因而自其诞生之日起,就大受欢迎。

不过鲜为人知的是,阿道克船长也绝非纯粹虚构。埃尔热身边的朋友——给丁丁系列漫画上色的埃德加·雅各布和埃尔热的另一位合作伙伴鲍勃·德·默尔——都不幸躺枪,他们的性格和糗事成了形塑阿道克船长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这一点你也可以知道,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丁丁历险记》,绝非出自埃尔热一人之笔,当然了,其中的灵魂人物还是埃尔热,否则的话,埃尔热一去世,《丁丁历险记》怎么就定格了?

今年的3月3日,是埃尔热逝世30周年,谨以此文,致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丁丁、阿道克船长和我们的青春。



新书推荐



《去年今日》,安妮·佩勒著,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苏珊娜生于单亲家庭,她深深迷恋素未谋面的父亲,决心终有一日要找到他。当她掘出父亲的地址和其人后,她隐匿身份,在20世纪70年代英国切尔西自由不羁的环境中开启了一段禁忌情缘,却注定写下悲剧的注脚。这是英国版的《洛丽塔》,2011柑橘奖入围作品。



《占领华尔街》,张辛欣著,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一位独具国际视野的艺术家谈:金融、移民、学业、投资、艺术与饭碗;角度罕见、幽默,并极其个人化;自写自绘,从华尔街高管到非法移民劳工,书中每一位真实人物都跟作者的生活直接相关;为高度关注自我生存和在面临选择的读者,展现一幅幅动态思考。文字犀利,幽默随性,读时有酣畅淋漓之感。